

湘江头条

湘黔之间：辘辘驿道行

杨国华



蜈蚣山下暮山坪段悠悠澧水河。

杨碧海 摄

一

风刮得很猛，似乎把一年的风都攒到了一起。迎着风，我爬上由湘入黔古驿道的最后一个隘口——蜈蚣关。

这条驿道，东起长沙，西止贵阳。兴于秦汉，至明清更臻完备。辰龙关、金斗寨、凉亭界、千丘田、溪宝瑶、蜈蚣关……几十个关隘，是这条驿道项链上遗落的珍珠粒。这些险峻的关隘，“上控云贵，下制长衡”。“南方丝绸之路”、清代的“烟银特道”就是从这条古驿道，一直延伸至南亚、东南亚等地区。

蜈蚣关，这颗撒落在社会学家费孝通笔下“楚尾黔首夜郎根”的历史遗珠，隶属于湖南最西端的新晃侗族自治县，距新晃县府（旧设羁縻晃州）20公里，是由湘入黔的最后一道关隘。这条2米宽，卵石镶嵌，依山蜿蜒盘旋，像极了蜈蚣脊背的高等级古驿道，已不闻前人策马嘶蹄的蹄声，只有道旁遮天蔽日的古樟，还在诉说驿道的过往。

向东，远山层层递减，消失于苍茫的天际；向西，山峦座座重叠，直插云天。清风掠过，深吸一口气，我试图辨出这条古驿道，千百年前留下了怎样的古文明气息。

二

据《晃州厅志》载，蜈蚣关又称七盘岭，在厅东三十里。陡峭奇峻，高可百仞。山腰欲断，中通一线如鸟道然。入滇黔者，蹶蹶盘而上，哆口盆息，始涉其颠，真有一夫当关，万人皆废之势。蜈蚣关所属地，唐贞观十五年（641年）才正式设羁縻晃州，因处晃山之西而得名。唐天宝七年（748年），七绝圣手王昌龄，因《梨花赋》而被中伤弹劾，被朝廷贬为龙标尉。“谪仙人”李白得知好友远谪荒僻之地，遂题诗抒怀以寄慰藉：“我寄愁心与明月，随君直到夜郎西。”

身处异乡为异客，但清冷的月光、悠长的古道，未能磨灭这位边塞诗人的意志。被贬龙标后，王昌龄依然怀揣雅兴，唤上三五好友，携一壶春酒，踏习习凉风，随潺潺流水，在盛夏的溪流旁，推杯换盏，对酒当歌。那首《龙标野宴》尽显潇洒从容：

沅溪夏晚足凉风，春酒相携就竹丛。
莫道弦歌愁远谪，青山明月不曾空。

在夜郎境地，他为治以宽，政善民安，百姓安居；其所建的龙标书院，临江楼至今仍流传着他“遮道迄诗”“苗女听歌”“佳句退兵”的佳话。“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”的千古绝唱，仍镌刻在他所建、位列“江南四大名楼”芙蓉楼廊柱上，光华不灭。

三

明正德三年（1508年），一个思想家越过蜈蚣关驿道向西而去。那是因反对宦官刘瑾，被贬至贵州龙场当驿丞的明朝兵部武选司主事王阳明。

从《明史》记载可知，王阳明的父亲、礼部左侍郎王华面对刘瑾的邀约，也只能以拒绝入阁应对。王阳明一个小小的兵部武选司主事（正七品），竟然直接向武宗上书《乞有言官去权奸以彰圣德疏》。在奏折中，他劝说武宗释放戴铣等言官，远离奸臣，广开言路。因此开罪于武宗和刘瑾，被杖责四十后，被贬为贵州修文县龙场驿驿丞。

那时，明朝科举考试范围被限定在朱熹集

注的《四书》之中。到明正德年间，读书人大都是二程（程颢、程颐）、朱熹等理学的信徒，朝中官员基本都是靠程朱理学走上的仕途，家族也因程朱理学而兴旺发达。

朱熹的“格物致知”思想，主张探究事物的道理以获得知识，他认为“格物”是“致知”的前提。青年时期的王阳明也是这一思想的粉丝，在其父京师的官署，他曾搜遍朱熹的遗书研读。但两次思索朱熹的学说，皆不得其解而致病，使他对朱熹的信奉发生了根本的动摇。

翻过蜈蚣关，进入“万山丛薄，苗、僚杂居”的龙场，或许是幽幽古道沿途绮丽的风景浸润，也可能是黔地龙场的独处，他的心变得清透、晶莹、纯净。这一顿悟，“求理于心”的心学破茧而出，犹如重重迷雾中刺破苍穹的万道光芒。

四

叶，绿了又黄，枯了又发。茂密的茅草收复了失地，驿道一天天变窄，变短。

古道沉寂，时光不歇。当古代文人的旅程与哲思渐归尘烟，革命烽火又在雄关隘口燃起——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史诗，在这里写下过激昂悲壮的一页。

90年前，1936年的开端，为了摆脱身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追击，彻底解除后顾之忧，工农红军红二、六军团前敌总指挥，贺龙、任弼时、肖克、王震，关向应决定利用新晃、芷江交界处的蜈蚣关有利地形，出其不意地包围消灭敌人。站在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隘口上，前敌总指挥迅速将离关隘十余里的新店坪、上坪作为此次伏击的主阵地。

1月5日至7日，悲壮的水战役在这方圆96.8平方公里的丘陵地带展开。

位于上坪的牛屎垅，是“便水战役”的核心主战场，从1月5日下午5时开始，红六军团46团、47团、50团与敌93团、96团和赶来增援的敌63师一部血战一昼夜，双方伤亡总数达八百余人。战斗结束后，当时年仅6岁的刘正光同村里的小伙伴去战场捡子弹壳，到了牛屎垅，只见田坎里、树丛中到处都是牺牲了的红军战士，其状惨烈。“牛屎垅口一个大水坑掩埋了59人，长湾埋了25人，九组埋了30人”。周边刘家院子的耄耋老人刘家城，说起当年情形，仍难掩感伤。

在郑家垅、桂竹山一线红军与敌保安13团一部、敌95团、92团和赶来增援的敌109团激战一晚，伤亡一百多人，师参谋长金承忠、11团团团长覃耀楚，代理团长朱少伯均在桂竹山壮烈牺牲。红50团在撑架坡强攻敌114团阵地，久攻不下，后在红47团增援下，才突破敌防线，占领撑架坡阵地，敌我双方各伤亡近百人……

眼前的便水红军纪念碑，选址就在当年战斗最激烈的上坪村石灰坊山坡上。方塔形，坐北朝南，由碑刻和碑身两部分组成，阳光洒在“红军烈士纪念碑”七字金色碑刻上，与远处的蜈蚣关遥相呼应，在鲜红底色的映衬下，熠熠生辉。

站在纪念碑前，刘家城老人手指左前方，告诉我那里是桂竹山杉木湾，那里的一处水坑集中掩埋了38位红军。其中一位红军指挥员（推测为红4师参谋长金承忠或11团团团长覃耀楚），被单独掩埋在距大水坑两丈远的那棵古樟旁。

“便水战役”是红二、六军团自长征以来打得最激烈的一场战斗，敌我双方伤亡都在千人左右。红二、六军团狠狠地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，成功遏制了敌人穷追的步伐，使红军大部队

得以从容转移黔东。

“西风烈，长空雁叫霜晨月。霜晨月，马蹄声碎，喇叭声咽。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”我想起了伟人的那首词。

五

午后的阳光暖暖的，时间很慷慨，我继续驱车去“1950年晃州剿匪后勤连旧址”。

2024年，我曾见过一份转赠湖南省博物馆的红色革命文物：一个棕黑色的医疗包，一份通关路引，两份证明。全省倡议捐献红色革命文物时，一位校长代其爷爷捐赠的。他告诉我这些都是他爷爷当年为红军治马时的历史文物。

兹有晃城兽医姚廷芳先生于本部医治马匹返县，希沿途哨卡放行是荷

四十六师▲兵营营长王义成 政教李英杰 三▲▲

墨已淡，字难辨，但一医一马、一纸通行，早已成为晃州的红色记忆。

据《晃县剿匪》记载，后勤连隶属于47军140师419团原骑兵连，驻扎于离城40余里的波洲暮山坪，此时，骑兵连主要任务已转为后勤运输。由于当地山高林密，气候湿润潮湿，很多马颈、背部都出现了皮肤轻微肿胀、发热、疼痛、脱毛，并伴有跛行的马泥热雨斑病。如果治疗不及时，会蔓延到小腿。本地兽医姚廷芳往返波洲、县城一月有余，才控制住马泥热雨斑病。

老人离世已久，医马的细节也随时光漫漶。但通关路引那苍劲有力的笔墨，那鲜红的印章，深深地透透纸面。

骑兵连旧址在澧水河右岸的暮山坪，距蜈蚣关仅500米。烽烟远去，旧址无痕，营房旧址早已湮没，如今那里已是暮山坪高标准黄牛规模化养殖基地。占地300亩，配套种植牧草60余公顷，有500个养殖栏位。

我们在宽敞的养殖棚里走了好几个来回，牛没有对我们的光临表示出半点兴趣。或卧、或立，它们咀嚼着青草。倒是几头初生牛犊怯怯地跑来，表示着欢迎。

一名湖南农大的专家，正在指导几名学生从一头壮硕的成年牛的牛尾上抽血。我问他是不是牛病了，他说不是的，是通过化验血液，及时掌控牛在饲养过程中的营养成分。

基地四周的山梁、沟壑，被改良成梯田。基地杨胜平经理说，低处丘陵地带种植了耐寒的黑麦草，每年可刈割4—6次，是冬季最合适的饲料来源。海拔高处，生长着为制造天然冰片提供原材料的龙脑樟。上千亩的龙脑樟下，全套种了小叶黄精。

真巧呀，想不到同乡三宝“黄精、黄牛、龙脑”，居然齐聚蜈蚣关。

杨经理告诉我，他出栏的黄牛，先在县办企业深加工。“腊牛舌、腊牛肠、腊牛肉”主打一个“腊”；“酱牛肉、泡椒牛肉、孜然牛肉”全都做成手指宽的休闲零食。轻轻撕开小片的包装袋，裹着浓浓汁水的牛肉条，浓香顿时扑鼻而来。这些方便、快捷的休闲产品不仅畅销全国，还通过怀化陆港国际物流销往南亚、东南亚。

“哐当、哐当”一列货车从蜈蚣关下的门坎坳隧道慢慢穿过。“呼”的一声，一条银色的高铁动车巨龙早已从蜈蚣关腹地的门坎坳隧道飞奔而出，转瞬，消失天际。

暖阳铺洒澧水，微风过处，碎金粼粼。古驿道上辘辘车声渐远，取而代之的是高铁飞驰、铁马长鸣；黄牛安卧，樟林叠翠。

西风依旧，雄关如铁。

你好！
湖南国保



武陵深处 真有一处“桃花源”

——探访张家界石堰坪古建筑群

黄立文

简介

石堰坪村位于张家界市永定区王家坪镇，被誉为“现实中的桃花源，张家界第二张名片”。该村古建筑群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全村有吊脚楼182栋，始建于清代，多为传统组合式原生态、原风貌的吊脚楼群体，构造错落有致、形式多样、别具一格。村里有古木参天的万亩原始次森林景观，保留了中国火药制作传统作坊——石洞炼硝遗址、宋代龙口窑遗址和48口古崖墓等稀有的古文化遗址，遗存了山歌对唱、捞叉舞、草龙灯、棚仓等等生产生活习俗。

车冲破层峦叠嶂的围合，一片开阔的山间盆地骤然铺展眼前。青瓦木楼依山错落，袅袅炊烟与山间云雾缠绵交织，随风漫过飞檐。一路的风尘与疲惫，在遇见这片烟火的一瞬间，尽数烟消云散。

石堰坪是张家界首个民居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无半分商业雕琢的痕迹，每一寸砖瓦都浸透着土家族古村落的沉静与古朴。

仲春暖阳温柔洒落，漫步村中，清澈溪流绕村潺潺，叮咚作响，梯田顺着山势层层叠叠，新绿遍野，与村舍田园相映成趣。

据史料载，石堰坪扎根于土家族“苏木绰”溯源文化核心区，村内九成以上村民为土家儿女，世代聚居。自土司时代起，族人便在此繁衍生息，完整保留着原生宗族格局，从未出现村落空心、文脉断代的境况，更避开了古村落常见的凋敝衰败，村内明清碑刻、宗族族谱、建筑纪年等实物历历可考，一木一瓦、一字一纹，皆是沉甸甸的历史证言。

在村中，偶遇身着土家衣衫的熊女士。她展开一张山野温润的笑脸，引我们踏入吊脚楼，脚下木梯吱呀作响。

这栋古楼是她租来经营民宿的，定居不过一年。她是张家界本地人，曾在北京经营古琴行，邂逅这片原生态古村落，一见倾心，签下五年租约，心安于此。青山叠翠，古楼静立，石堰坪的袅袅炊烟与一缕清雅琴音美好相逢。

进入古建筑群则由一名老者领着，我们边走边聊。

石堰坪于明代立寨，如今所见古建筑群始建于清代，现存182栋木楼中，核心区85栋保存完好，整体建筑完好率超八成。整片聚落秉持“不劈山、不填谷”的原生营造理念，与梯田、古堰、山林和谐共生，未破坏自然肌理。吊脚楼依坡而建，错落层叠，顺山蜿蜒而筑，L型、山字型、复合型等各式楼宇，与地形浑然一体，飞檐翘角与远山相映，尽显“天人合一、不违自然”。它不仅是土家族干栏式建筑的传世典范，更是一部活着的民族史诗，镌刻着土家儿女的生存智慧与文化根脉。

吊脚楼的文物保护密码，全藏在纯木穿斗榫卯结构之中。整座建筑凭工匠精心雕琢的榫头与卯眼，凹凸相扣的设计，既实现了建筑的稳固承重，又兼具绝佳的抗震、防潮功效；可拆可合的构造，便于修缮维护，让古建筑得以代代留存。这是土家工匠代代相传的技艺精髓。从一字屋、转

角楼到丁字形等十二种经典形制，门窗木雕栩栩如生，悬柱瓜果古朴雅致，白虎图腾隐于梁柱和飞檐之间，将民族信仰、传统审美与日常起居完美融合。

我身为土家后人，驻足楼前，一股血脉相连的暖流涌上心头。儿时记忆里，爷爷家的吊脚楼，父亲作为乡间匠人雕琢榫卯，营造木楼的场景，瞬间清晰浮现，也让我对吊脚楼的营造技艺、对这份传承，有了更深的共情。

深山多峻岭，地无三尺平，先民欲安居，遂择坡地而建吊脚楼。动工之前，先寻福地。风水先生踏遍林壑，观山水走向，选背山面水、藏风聚气之处。再择黄道吉日，焚香祭地，鸣炮启土，此为“奠基”。石匠先行，依坡筑基，或垒石为墩、或砌石成台，使地基稳固如磐，承托整楼之重。

继而“伐青山”，备良木，多选深山纹理通直的耐腐杉木。伐木必择春日，携酒和香烛上山，祭山神后方可动斧。原木伐倒，分节截料，再经数月晾晒，去其水分，防日后变形开裂。掌墨师持墨斗弹线，以斧锯开料，凿榫穿眼，将梁柱和枋榫雕琢得严丝合缝。梁木尤重，取笔直无疤之材，红布裹之，众人抬归，寓意吉祥。

木料就绪，便“排扇立架”。工匠于平地将加工好的梁柱榫合，排成“木扇”，一扇叠一扇，错落有致。待吉日良辰，邻里皆来相助，谓之“帮工”。天未亮，灯笼火把照亮屋场，鞭炮齐鸣，掌墨师唱《上梁歌》，杀鸡祭梁，祈求平安。众人齐心协力，喊着号子，将一排排木扇缓缓竖起，以穿枋横向拉结，以榫子固定，柱脚垫以石墩，整楼框架遂成，不费一钉，稳若磐石。

框架立起，再铺板盖瓦。楼板以木板拼接，严丝合缝；屋顶覆以小青瓦或杉树皮，檐角飞翘，利于排水。继而装修，榫柱雕花，或刻万字格，或雕花鸟鱼虫，栩栩如生；门窗窗棂以冰纹、回纹，雅致精巧。底层架空，通风防潮，可饲养畜、堆杂物；中层住人，堂屋设火塘，邻里围坐闲谈，暖意融融；上层储粮，避鼠虫之扰。

经年累月，一楼建成。远观，飞檐翘角，错落有致，如悬于山腰，轻盈灵动；近视，不凭寸铁，木石相依，榫卯紧扣，皆藏匠心。

思绪刚拉回，我们又走进曲廊。廊腰纒回，似牵起散落的木楼成阵。行至转角处，豁然敞开，一束阳光自天际倾泻而下，穿过屋檐，直直落在青石板上。我发现，木楼的天窗，尘埃在光柱里缓缓浮动，仿佛连空气都被晒得温热。

阶石残落，边角失锋，那是岁月啃出的文眼。风穿天井，又似听见先民泼水的轻响、议事的声浪。

来到山脚老者的家，一栋U型吊脚楼矗立眼前。此楼半吊半落，悬空而建，不占用耕地、不破坏山体，是顺应自然。板壁刷上桐油，防腐防虫，板样“绷鼓皮”，严丝合缝，平整光洁，是工艺顶级。老者一生不离木屋，远赴都市反倒浑身不适，归来便心安气顺，一句“守好木楼、护好环境、养好身体，就是守住根”，道尽乡土之人最深沉的家国情怀。

老者送我们至村口时，夕阳缓缓西沉，回眸凝望，余晖将整片吊脚楼群染成暖金色，木楼建筑在暮色中愈发沉静古朴，古寨在群山环抱中愈发安然。



石堰坪。

作者供图